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

問疑錄

胡生廷蓆校梓

王崇慶鄙見死生者人之始終氣之聚散故子夏曰有命言其數有定矣方外之流乃有引年之論可信乎然程子與門人語亦有善攝生者引既盡之年其又何也愚謂一定之命固不可不安養生之道亦不可不知如是則亦庶乎其可矣

荅曰氣之聚散說得甚好審如是則聚亦吾性散亦吾性故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有聚有散者即人物而語之也死而不亡者即天地而語之也然則即

天地宇宙胞內上下四方古今往來只是一氣何聚散之有故知此則知道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必為引年之說縱使引年至千歲不聞道猶未生也欲知道者請於體認天理上求用其功凡平生一切好樂一齊掃盡非但去好利之心盡去好名之心非但去利欲之心盡去私見之心乃可入也

鄙見謂學者動物必先積誠窮理必先主靜然積誠非襲取主靜非禪空故程子見人靜坐必嘆其善學愚嘗於待人應物自謂不敢有偽然欲習靜定志則未見其底寧如之何而可

答曰欲習靜定志則未見其底寧者正為不曾有真見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知止即是真見也欲知止即當隨處體認天理天理即所謂止也若見得則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而習靜不足言矣若於習靜而求定愈見其不定也此乃區區初年身親經歷處非虛言也孔孟以前論學即事即心未嘗有靜坐之說明道亦言動靜皆定至伊川乃倡靜坐之說末流鮮不入禪者請於動靜兩忘體認天理乃定定久則誠

鄙見先生大科訓規揭圖示人始終條段無復滲漏真學者之指南然君子小人之判實本諸此至究其

大要則在體認天理煎銷習心兩句盡之故嘗謂天下之人未有能體認天理而不煎銷習心亦未有煎銷習心而不能體認天理者也

答曰如是如是其要又只在體認天理體認天理乃煎銷習心之功夫蓋天理與習心相為消長養得天理長一分習心便消了一分天理長至十分則習心便消至十分即為大賢熟而化之即是聖人聖人賢人非有差別同是一個天理生熟之間耳吾子於大科訓中識得個要約如此便知所從事矣可喜可喜然見之非難體之為難

鄙見君臣之分雖殊其當然之道一也不然周公雖聖臣也其思兼三王何為以是見宇宙間事物無一而非君相之所當為先生以為如何

答曰所云見宇宙間事物無一而非君相之所當為此語最好蓋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理當如此認得如此即知君臣之道矣若夫周公思兼三王一章乃是言周公繼羣聖之心學四事者四聖之事非止上四條之事也四聖之事即四聖心學也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王之視民望道武王之不泄不忘乃心學也各即一事以見其心學也

鄙見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謂大行不加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所謂窮居不損故舜禹顏子易地則皆然然不知易地皆然之要安在

荅曰今之人其心固與舜禹顏子同惟不學不能見大故因物有遷欲知舜禹之不與顏子之不改其樂當學舜禹顏子之學惟精惟一不遷不貳舜禹顏子之學乃心學也皆是這個天理也所謂見大者見此而已矣故視天下陋巷均之爲微塵耳是故能不與然後知顏子之樂知顏子之樂然後能不與所謂易地皆然如是而天下陋巷又不足言矣

鄙見謂陸象山天資穎邁故其文字便捷雖謂之見道彷彿可也考亭則學力精純理義完粹而終集諸儒之大成宜矣然謂象山之有客氣則誠不敢謂無觀其與考亭往反論辯誠如先生所謂非天理矣

荅曰所論朱子其說甚長非面莫旣所論象山良是象山亦見個大頭腦處不可謂無見然於體認天理之功未深故客氣時時發作蓋天理客氣相爲消長也象山客氣非特見於與文公往反之書至以客氣加其兄又有甚義理了今之學者多尊崇之至以出於明道之上此吾遵道錄所以作也其徒楊敬仲之學近日人又尊

之只是厭常喜新耳

鄙見謂孟子七篇純粹精矣王道之完書也然其純而又純粹而又粹則莫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仲尼之後一人而已

荅曰此句固極好然亦要人善理會若便以赤子之心爲大人更不須學問便是生成的聖人好佛好徑捷者據以爲說便至廢學其害豈小其緊要只在不失不失必須學問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所以求放心是不失赤子之心也蓋赤子乃初心也乃其真心常人都是壞了纔補若大人則從做赤子時元初

一點真心學問養將去只從這元初一點真心耿耿虛靈良知良能漸漸擴充至於致廣大極高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譬如一粒穀種子播在地上又時時培養由苗而秀由秀而實亦只是元初這一點生氣擴充將去至此非謂種子便是實也故曰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與此互相發

鄙見謂學者所以學聖人也人不可無志固矣孟子曰有爲若是又曰人皆可爲堯舜爲亦容以易言哉苟不能純一無僞盡性命之理而徒以聲音笑貌言語文字曰聖人云云祇見其妄而已矣愚病學者好

高自大而不務實也

荅曰正是如此今之人不是志不立即是矜誇自大然總而言之只在不立志若立志則自不容自誇大矣爲之難言之得無訝乎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蓋吾之所謂立志者異乎人之所謂立志人之所謂立志者謂有必爲聖人之心吾之所謂志者卽孔子所謂志於道志于學則志必有實功教人入途轍去大抵古人說志字不虛說如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言欲射其目也若今言志者如求仙者只想仙不做爲仙功夫又如臨淵羨魚不去結網

近見當世評韓昌黎與王河汾乃謂昌黎爲文人之雄謂仲淹則曰儒之賢者雖其各有攸取然待韓者恐大削矣夫以昌黎之排老佛論者至謂其功齊孟子而力倍之而謂文人之雄而已乎且東坡他日尊之亦有道濟天下之溺之語而謂文人之雄而已乎雖然仲淹績經志在希孔賢矣昌黎如彼而亦何可少哉若究其志則宰相之書太顛之友亦細故耳愚恐學者不察古人之未可遽忽之也未知是否

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宰相之書太顛之友豈是細故蓋理無大小故也昌黎有文河汾有行皆窺大槩

言於聖學皆未有見昌黎排佛是矣至潮州失志時又過尊太顛蓋平日未曾由聖學體認天理上用功所以未能親見佛之所以非處徒以迹而排之到見太顛便失錯了見太顛尚失錯又焉能關佛比孟子可見人不可不知學也

鄙見謂三皇如日之方升五帝如日之將午三王如日之既午五伯如日之既暮故觀夫方升之日而可以見三皇氣象矣觀夫將午之日而可以見五帝氣象矣觀夫既午之日而可以見三王氣象矣觀夫既暮之日而可以見五伯氣象矣人之少壯老死大率一日

亦可觀焉

答曰以予觀之五伯當作夜矣若非天理即屬陰故三王沒萬古如長夜人若一有伯心即是陰險小人即不可以入皇帝三王之道五伯不可與三王並列此是邵子悞處

鄙見謂本朝薛文清純正清毅亦一時之偉儒矣其推尊許魯齋者殊甚至於吳先生草廬則未見如何要之許與吳不害其為同而心術隱微之間與其事業德性之際容亦有少異者雖然魯齋勸元謂天生孔子所以代天教人自是元遂知尊敬吾儒只此一

事其功已自弘博况其沒也朝野痛悼以爲斯民之不幸乎則其人品不俟評矣先生謂如何

答曰許吳出處不同魯齊篤實草廬更聰明過於魯齊要之悟入亦要聰明見識非聰明庸智不足以達天德極在涵養

鄙見謂聖賢之所學理性性情而已天下之性情理則天下平矣典章刑政之類可不必復用然天下之人不能皆聖賢也於是乎始有五教五刑五禮六樂等制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未知是否

答曰所云聖賢之學理性性情而已一句甚好但謂天下之性情理可無典章刑政之類似未安蓋聖人典章刑政之設乃所以理天下之性情也舍此則又何所從理乎

鄙見謂老子荀子莊子列子揚子文中子世所謂六子者今其書固在雖其流品各異非聖賢至正之比然天地間道理本自廣大况言亦無微可畧從而究之亦格物一事故考亭嘗評莊子爲大秀才因取其嗜欲深天機淺之言而先儒亦謂老子得易之體如此類甚多至於文中子之續經希孔事雖類妄亦似有志此愚所以不敢自隱而必以告先生謂如何

其真文集卷之十
附錄
八
答曰道只是一箇道更無二道二之者皆異端也雖其
間多言時有一句二句偶中者其大指則亦無取吾道
自足何事旁求至謂老子得易之體尤無義理此是康
節不見道處豈有得體而無用者體用一原此不易之
論也更不須惑志

鄙見謂易有太極言造化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
濂溪更加無極二字涉於費辭矣及觀考亭以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釋之又若未嘗以其說爲病者則雖
與孔子所謂太極之言兩存可也先生謂其說或爲
道家者流所附愚切疑之

答曰太極者言其理之至極也理又何形理旣無形何
須無極若以太極爲有形之物則加無極可也若謂無
形加之何用此理甚明

鄙見謂同年呂仲木以十三事自劾出判解州讀書
盡職育蒙格俗日見充裕囂然自樂無異在史館時
其學之有得者昔者慶也嘗見先生告仲木曰惟明
德者通進德者弘仲木果幾此矣慶近以書投仲木
有直已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
謙者德之盛遇險而順者仁之成等語仲木亦濫以
其言爲近理然而欲自寡其過非隆師取友終恐無

成南望建康西望三晉實勞我心惟先生時教之

荅曰仲木別後困處解州處困而亨進德之地必有新德非復舊仲木矣但吾累有書未見報不知進脩之次第何如耳學以涵養爲主以變化爲貴以聞道爲至

鄙見宋太祖以仁厚立國精神命脉在能用文武上觀其聞竇儀辨鏡之後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自是遂注向儒臣觀貂裘賜全彬而將士感泣自是遂杯酒釋兵權三百年來作興鼓舞誰謂有過此者是宜大臣得一文山大將得一武穆周程朱張諸君子不俟論矣

荅曰宰相要知學宰相知學則君與天下臣民皆知學道德一風俗同何治不可成也文山恐於聖學未通觀其用兵如此雖做了宰相未知成就如何將亦不可不知學將而知學則六軍之士皆知學知學則知親上死長之道矣孟子之論有根原

鄙見謂古者孝廉方正等科以此待天下士必求其竟頗若近實今日科目止是三場文字未免以言取人然亦徃徃得人卒亦有未可廢者然則柰何其必如先生所謂二業合一而後可也

荅曰二業合一之學行孝廉方正之科寓於科舉之中

矣此正今日最緊要處黃綸舉人近新編二業合一訓
可與貴州士人一共講之此學若興則世道可望

鄙見謂發天理者莫大乎善言溺人心者莫甚乎旨
酒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此之謂矣吾未見好
善言如好旨酒者也蓋切傷焉

荅曰好善言非樂道忘已者不能許大神禹孟子只云
惡旨酒而好善言直於好惡上斷盡禹之所以爲聖性
情而已矣宜乎世之未見也

鄙見位文莊最稱博物洽聞操槩亦自表表自今言
之大學衍義之補殊有關係然不從祀尼庭意者有

謗乎

荅曰文莊吾之鄉先達平生只住一間小房至極品不
易平生不交內臣平生手不釋卷直有前輩之風至於
他不敢知博物洽聞則有之及著大學衍義補則吾自
少時不悅蓋西山非遺天下國家事而天下國家之事
寓於格致誠正脩之中正所以明一本之意最爲深切
文莊乃欲補之是所謂添了斷文琴規了方竹杖也然
其書中有關於今日天下國家之事不可廢當時只合
作別書名可也

鄙見七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程子謂當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無乃以理御氣然忿怒為累亦自不細尋常思欲察而制之及怒時又往往不能如程子所云者先生在京邸親見慶得心疾言猶在耳後王公濟亦投書以為宜戒暴怒今亦何敢謂發各當理然所謂暴怒自鮮矣師友之益人大哉
答曰聖賢之學只在性情上理會故孔子不怨天不尤人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要只在平時時時存心體認遇有怒即知不發得暴程子之言不過使初學如此體驗耳若學之功豈可到這時節纔忘怒觀理即患制怒不能者只是心不存體認之功疎耳

鄙見謂天地之文章如大而風雲之變小而草木之蕃及山川委曲之類皆可見之常觀亭前花上蜂蝶叢積五色互映燦然爛然因嘆化工之妙不可揣度畢竟實理為之地耳所謂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者也因成一詩併錄焉秋來五色菊如雲造化真成一段文多少良工心獨苦可憐粧點自紛紛

答曰觀其文亦是更不如觀其生意即可知天地造化之心

鄙見謂至一也者其乾乎至二也者其坤乎一也者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二也者地道也臣道

也子道也婦道也是故乾坤合一謂之至神天地合一謂之至化君臣合一謂之至義父子合一謂之至親夫婦合一謂之至別聖學無餘事矣

答曰凡此名理固好但頗覺得無收拾處吾爲子添一註脚云内外合一謂之至道知行合一謂之至學如是則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在我矣

鄙見謂邵堯夫之於數猶程明道之於理雖所學各殊其致一也然天地間物莫不各具自然之理而亦莫不各有自然之數嘗竊料之理者性之至一數者氣之不齊條理者謂之理其渾淪者乎脈絡者謂之

數其縱橫者乎夫萬物之與天地不可離者理也不可逃者數也窮理則可以見數矣亦非有二也是故理爲經數爲緯經爲常緯爲變常爲正變爲權嗚呼此明道堯夫之所以不同宜乎明道之不學數是否答曰此段意思覺稍雜了恐便信道不篤天地間只是一個理縱他死生榮辱得喪之數不齊而吾之理未不一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所遭之數不齊而吾行道之心一也又何必論數聖人知天命必不如此故邵堯夫以授明道明道不受伊川問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

天及雷起處起足破其惑矣

鄙見謂學有四病德有五賊治四病逆五賊德學其幾矣是故辭章之學陋功利之學貪虛無寂滅之學荒權謀術數之學詐姑息曰害仁膠固曰害義卑諂曰害禮揣摩曰害智期必曰害信是故四病治而學其純粹矣五賊逆而德其中正矣嗚呼純粹中正其聖學之太極乎

荅曰且察見天理純粹中正將來涵養則四病五賊自退舍矣不然舊習未去恐不知不覺又落向時窠臼裏也

鄙見謂林見素始以刑曹著終以刑曹著可謂知大臣之道矣不然垂老遭際聖明何以能此昔者吾友何仲默壽西涯云十年天下先憂淚五畝園中獨樂身見素近之矣

荅曰見素先生平生大節甚好亦是偉人惜其不得久大用

鄙見謂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定天下之邪正莫大乎春秋兼萬善之本根莫大乎孝經故愚以爲不立小學則無以定蒙不立孝經則無以定善是故蒙不定則恐世無成人矣善不定則恐世無成德矣

此崇慶之所以始疑問乎小學終問乎孝經也
答曰孝經多是格言中亦不純想被後人雜了不可不
讀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問疑續錄

張生休校梓

竒問天之至教聖人之至德吾人之至學一默而已
矣桂竒屢承函丈默識之教亦屢以言爲戒柰賦性
太直遇當言處又不可禁是非可否一語盡吐豈一
定之性不可移耶抑涵養之未至也夫多言固非君
子所貴然世固有退然若不能言者其深情厚貌則
又未易測默果足以觀人乎

前輩謂自不妄語始亦切劘數月乃能豈易也涵養久
氣質自變是非可否一語盡吐性之直胸中不留固見

吾少汾好處若久自變化言語漸簡默乃是進步處吾之所言乃爲學者發非爲觀人發也

竒問近讀丁未科 聖製策問有道統之傳盡歸臣下之旨然道統二字自宋儒始前此未之聞也夫道也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豈人所得私耶宋儒乃有道學傳近時則又有理學名臣錄惡同喜異者樂有是名遂互相標榜而道統之名立大道爲公似不如此愚謂吾人道學之實不可亡道統之名不可有何如

大道爲公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流行宇宙何嘗論統只爲立道學傳後遂有道統之說其指斥至人者則以此二字加之而擯棄之而斯道亦未嘗不流行於天地間也

竒昨奉教知非老子將梓成書所以閑先聖之道意甚至也得無費高年之神乎註老子者多矣未有如王純甫擬老子於孔聖者王子未知道不足怪獨怪其出於門下非惟於師道無所發明反貽名教之累此書傳天下將必有追咎者如何

王子年妙時在長安相從虛心聽受後又信莊渠溺於俗學今又淫於老子之學非命也耶因得老子億讀之

即以前日所得聖賢之指即隨筆註於簡端所以閑先聖之道不勞神也

竒問前見陳韶州所上函丈書有學不必於長知長知所以滋僞教不必於破愚破愚所以益奸頗以爲訝今觀老子有云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果若言則孟子之四端子思之雖愚必明皆非耶記謂孔子稱老子其猶龍又謂問禮於老子亦恐好事者爲之今之學者尊信老子之說毋亦祖於是乎

此風一鼓大道乃廢觀諸子見其端矣然道終不可廢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但一時爲之厄耳問禮猶龍秦漢間好事者爲之少汾之疑是也

竒問克已復禮先儒謂克猶勝也固然須知所以勝者如土地爲人所據須立帥練兵方能克而復之故主敬者立我之帥也自一念至於念念自一事達於事事無不省察點檢練我之兵也勇往直前毋少退縮庶幾已可克禮可復是否

所喻土地立帥練兵猶是二物若克已只是一物其機在已克不克亦在已一念亡時便邪一念正時便正正即天理邪即人欲克不克在一念之微天理長一分則人欲消一分何有不克消盡者爲大賢聖人

奇問知言之說師翁謂因其詖淫邪遁之言而知其能蔽陷離窮乎我也若如舊說卽爲知人非知言矣然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何謂也况細味四所字正指人而言知言則外無所惑養氣則內有所存此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何如

知人是成德者事知言是初學者事必知言則見道不惑而有以用力以成其德而後可以知人先儒謂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得堂下人曲直則是以成德事語初學矣孟子之學首知言學之先務也少汾如許穎悟猶有此疑乎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舊說皆以爲天之理以愚觀之學者固有此三等人有由仁義行者有忠信者有樂善不倦者然皆可貴可重故曰天爵如何

看得亦是但思從何樣人做起又不中作三個頭腦了也

奇問林易齋之學未論其如何然竊觀其守人所不能守非有定力定見不能平生爲流言所中坎珂終身數亦奇矣乃復遭慘禍身死之後妻子淪亡吊者鮮至此桂奇之所大惑而抱痛不平者嗚呼豈師翁所謂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者乎

定力定見亦未易許之但人皆議之吾獨憫其貧耳貧而不變其步武議之者豈能及之哉至於連禍則付之命也

奇問師翁年過孔聖學實從心乃交游中有執其迹而妄議之者即族子亦不免焉是雖無損於道德高厚而日月之食小子私心於函丈不無惓惓焉

昔有人言於伊川曰涪州之行乃門弟邢恕族子程公孫爲之也伊川應之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族子至愚不足責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藏氏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奈之何

奇問動之不以禮蔣道林以爲動容之動王青蘿亦以爲然愚謂既莊以蒞之矣而有動容不以禮者乎格物之物道林以爲即物有本末之物且以下文釋格物其本亂而末治者証之昔方西樵亦同此說其於脩身爲本之義亦相發明否

此節二子之言又未理會文義此節正是和順於道德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成已成物學問之極功也知及仁守道得於心莊蒞積中發外暢於四肢也禮樂政教施於民發外之盛發於事業也豈有莊蒞後又要動顏容動容即莊蒞也又重說了且以禮動一容便是色莊不

出於自然

竒問秦幼貞承祖母重服來卜居講學于樵我師翁以爲孝而錢緒山有親之喪不遠四千里來講學與秦子事一也况錢子且爲親求墓銘我師翁則責之以禮何耶朋友會問多致疑於此乞示教

先師有云三年之喪在人之情秦幼貞承重葬後方來時想在大小祥之間其持喪太嚴常獨靜坐密室不與人言惟啖齋鹽不食肉後歸迎母來山又隔一年其志實欲避地遷居築樓奉母其與錢洪甫之來大不同也何疑焉少汾說起此子來令我傷心飲涕有志不就嬰疾而歸今不知生死何如豈勝嘆哉

竒門青蘿不信白沙先生自然之說謂與明道明覺自然之說不同明覺是吾心本體也云云愚謂聖賢之學皆出於明覺之體無所爲而然若有所爲則涉安排矣此白沙之學所以自然爲宗也竒初亦不甚信今乃信之益篤如何

青蘿之說非青蘿之惑也宋儒以老莊爲自然惑之也既不信自然何以謂之天理理只是理耳而謂之天者天然之理天之所爲無絲毫人力安排也且先師此二字本出於程子程子無絲毫人力之說出於孟子勿忘

勿助之說自古聖賢之言必同條共貫乃見天理之一本也吾少汾知此須有下手處矣

劉廷繹問理無動靜得靜時或違於動處遂使斯心明而復晦未知何以得其隨處體認之力

人心無動靜人自有動靜時自有動靜學能忘其動靜一味體認天理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應酬讀書舉業一以貫之如頑鐵之入洪爐何足累乎乃相資也

繹每侍師席暗此春風和氣則所得光明意思隱然復見矣然感由自外恐非中心之得抑亦先得於心由感而後直機萌耶

無本者何曾知感先有得然後知感感後復有得不分內外感是爾感非別人感也孟子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古人貴親炙何分內外天衢就感處進步

繹問子思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孟子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是子思以成已爲仁而孟子以成物爲仁矣不知先賢之見各因事而有言抑亦仁知之相爲貫通也

子思以德性言故先仁而後知體立而用行也孟子以造道言故先智而後仁知先而行後也然而仁知一貫體用一原知行並進非有二理也

釋問太極之理自該貫乎陰陽有是理卽有是氣然周子猶謂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陰陽必俟太極而後生之乎其生之一字不能無疑

有理卽有氣矣却倒說了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氣卽道氣之中正者卽道道氣非二也疑周子之說良是蓋陰陽動靜運行於天地之間無有止息又豈待生張子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知道者也

釋問今人賓主入門拜坐皆以東爲尊讓賓於東也則與古禮客在西階者異矣自今賓主相見不知東西果孰爲賓位也

此今俗沿襲之弊耳非古禮也古禮賓西主東其拜揖迎送出入皆然但賓主序揖拜於堂皆面北則賓左爲尊主右爲卑矣吾亦對人屢屢言之人自不能信

釋問今鄉士夫設大宗祠凡父祖兄弟神主或至數十皆竝列祠內考於禮書未有此儀不知亦果有得義起之禮否乎

亂禮也非可以義起也更有何義

釋問人子爲將當軍務戒嚴之時而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在朝尊朝在家尊家將在師卽在朝廷也

釋問禮長子之家斯立父母之神主然而衆子之異居者亦各立其父母神主以祀之然後得盡人子事親之心於禮何如

衆子即支子也支子只從宗子行事今人只未明一本之義耳

釋問今兄弟同居長兄已故入先父之祠矣然則二兄之神主不知何居

二兄爲支子支子子孫有力則別立廟無力則祀於寢當祭先祖而闡齊衰大功之喪其祭也如之何

祭終而後成服父母之喪則行不得不廢之因以計於

男女之家與賓价矣

釋問延陵季子葬其子於羸博間夫子以爲禮然則親喪在遠方欲歸葬則限於無力若葬於其地而自返又人子所不忍孰若葬於其地就卜地而居之何如

人子之心以親之喪落葉歸根歸葬乃心安孔子非以季子葬子於羸博爲禮乃以旣祭三匝號曰骨肉歸于土命也魂則無所不之也無所不之也達於生死心無係累爲禮

釋問支子不祭妾子可知矣或宗子無嫡子止有妾

子不知亦可以得祖宗正脉而主大宗之祭否至於
妾子年長嫡子年幼則相傳以繼祖宗而主祭者又
孰爲正

禮之所謂嫡支非如俗謂正室與妾之子不論妻妾但
長子爲嫡其餘子爲支如樹直榦爲嫡其枝爲支詩云
本支百世是也知此則天衢之問可瞭然矣

繹問程伊川主司馬文正之喪東坡譏其父在不宜
學禮伊川賢人也夫豈不知是禮耶

此東坡之偏未通於道也然則父母在者不得讀喪禮
乎

繹問張巡許遠忠臣也設敵人執其父以招降不降
則殺親降則負君而難之中必有善處之術

君子所以有出處之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父母在不
許友以死自不至於此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白沙先生詩曰我愛人心長不死漢王陵是楚王
陵

繹問橫逆之加君子固三自反爲妄人矣若夫陵辱
已父母謀害已身家君子亦不報而甘受之乎

陵辱父母謀害身家亦在三自反之後非父母本身有
以致之乃可斷彼爲妄人若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則

又不在此論惟理是從義之與比

郭應奎問昨奉讀批荅中書誠明章講說緣愚謬不能無疑輒敢以請夫乾知太始無坤以終之可乎坤作成物無乾以始之可乎克已復禮豈有知而無行主敬行恕豈有行而無知上智不可及矣而必爲其次者莊敬以持養之與克已復禮之功異乎夫由幾以達事可也點檢事爲而不先謹其幾功夫落第二義矣濂溪教人則曰學顏子之所學呂與叔之詩曰克已功夫未肯加云云未有以顏子克已爲上智之事不可學而爲其次者也孔子又嘗稱顏子不遷怒

不貳過爲好學則上智之所以爲上智而孔顏之所以爲孔顏者皆由好學耳豈專恃其資質之美哉博文約體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其所以爲克復之功信亦苦矣然則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固疑是孔子以上事雖顏子亦恐不能當矣夫擇善固執中庸明言爲誠之之事而復焉執焉之所以爲賢正顏子以下事也昔濂溪揭聖學之要曰無欲白沙先生亦徃徃於此發明之老先生亦嘗教熟玩程子學者須先識仁一章不知所謂無欲與識得仁體以誠敬存養之功其孰爲

克己復禮其孰爲主敬行恕其孰爲知幾其孰爲漸
次涵養而此數者於慎獨功夫又有異同之可言乎
抑亦聖門諸子顏曾仲弓而下由賜師商高柴樊遲
之質各有不同而其所以爲教爲學亦各有等乎若
奎不肖之質在樊遲下然平日妄意學孔子而學孔
子又必以其所以教顏子者爲法程子曰此是徹上
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愚謂克己慎獨未嘗離事而
執事敬亦未嘗不是一念幾微明覺上用功不知然
否

古人謂學貴能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問辯之功

皆出此加若公可謂善疑矣幸甚然經又謂蓄疑敗謀
疑而能通之至於釋然可也徒以言語相比較無益也
夫大道如廣居之室千門萬戶皆可到了宮室始知
千萬門戶皆達此也徒以門戶之衆疑之不可也如學
者先要於緊要處下手及至有見後即聖賢千言萬語
皆同說這個物事所謂克己此也所謂敬恕此也顏子
之學孔子之學與子貢諸賢之學此也拳拳服膺此也
博文約禮明得盡便渾化此也擇善固執此也所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五之字謂此也其謂徹上徹下
語理無上下然而語則有上下矣語曰中人以上可以

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然而上下一理也乾知太始初入頭從知上起而行在其中矣坤作成物者初入頭從行上起而知在其中矣蓋天地一氣豈有截然為天為地之理知行一心豈有截然為知為行之理故予嘗有知行並進如車兩輪之說又有曰知圓如天行方如地天包乎地知通乎行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盡之矣大抵千古聖賢說中說極說誠說敬未曾說破至孟子一口說破有事勿正勿忘勿助而中與極誠與敬之指明白於天下後世明道又加以勿忘勿助之間又云無絲毫人力白沙先師又說出自然二字即無絲

毫人力之說也此是千古聖賢中路外此皆私蹊曲徑矣賢者只從此調停用功熟後即有見信吾言之不誣也

奎問程子云善惡皆天理昨請教 老先生云此非程子之言竊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固程子之言也性即天理也善是性惡亦是性猶云善是天理惡亦是天理是善惡皆天理信為程子之言矣信如此言天理亦有惡乎竊謂惡者善之反流而不返其去天理也遠矣然而天理未嘗亡也則固非天理之罪也人自絕于天理耳此隨處體認天理為

復性之功善惡皆天理如此說或可通否

平川看得好但善惡皆天理此非程子之言也遺書中
多被門人記差了其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
當連下文看水之清者固水濁者亦不可不謂之水水
源本清其清者固水及流而為泥沙所汨而濁者亦不
可不謂之水予謂名為天理者天之理純粹至善又安
得有惡與性字少間故性惡之言或有之而謂天理為
惡未之前聞也體認天理即性故明道又云性即理
也理無不善至言也體認天理即是復性更不須以體
認為復性之功如以彼復此如二物然也

奎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無欲也此
心無欲則自中自正而仁義出焉朱子以行中立正
發仁裁義分動靜體用又以主於正義為主靜恐不
免支離

平川看得好人心無欲則靜便是中正中正貫天下之
道而仁義流出中正時未有仁義之名及發而後仁義
禮智乃分文公分配果是離

奎問程子云禪客最忙恐亦是不識心體不免把持
助長否

聖人之學勿忘勿助何等無事禪客要去埃塵又去不

得終日柰身不何心之本體自然何用忙也看得是
奎問昨領教云學者喜於談空此弊信有之數年前
會中有講性無善無不善爲至善者意蓋隱然若謂
告子高出於孟子之上矣愚始聞而大駭之因作性
本論辯之其大意謂孟子有功於聖門有功於萬世
者正在性善之說今謂性無善是孟子之言性善爲
誣矣旣無善又無不善是性爲空矣然則聖賢教人
何不言空而曰中曰極曰誠曰仁乎天以一元流行
終而復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人得
此善而爲性謂之無惡可也謂之無善可乎曰中曰

極曰誠曰仁要皆善之別名謂之無善是不知性者
也彼徒見夫無極之說不睹不聞之說而不知所謂
無極所謂不睹不聞者亦言其本體之無欲耳非謂
無善也大學所謂至善卽善之本於性而出於天不
容有所增減而爲至焉者非有出於善之外也夫旣
曰無善而又曰至善要亦不可以爲訓矣如其然則
中庸之擇善明善俱非乎古人辯之弗明弗措爲擇
善明善也予之此辯亦擇善明善質之吾心焉耳然
則非敢以辯人蓋以辯已也敢因以請教
程子謂性卽理無不善孟子性善之後程子大有功於

孟子今平川此辯又有功於程子者孟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平川已踏聖人路上矣

奎問或謂告子之學儘高朱子謂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恐告子不肯心服愚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以理爲障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以事爲障者然而曰食色曰愛弟曰長長則亦不能舍事矣曰性曰仁曰義則亦不能舍理矣但其以虛無爲宗是內而非外好同而惡異雖言性而不知性爲生生之理言仁義而不知仁義之出於性言食色言愛敬而不知食色愛敬各有自然之則此其爲不知言也則

其不動心之速非集義以養氣乃襲義以助氣者耳此乃佛學之宗究其歸謂非冥然悍然者乎

告子之學卽後釋氏之學不易見破

奎問或謂知言養氣非孟子極致功夫此特因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反言以規之耳又謂能養氣則自能知言其功夫只在養氣上故勿忘勿助詳說養氣功夫至知言則無說矣愚謂此則學無頭腦也蓋學必先知所有而後能養所有告子之不能養氣由於不知言不知言者不知性者也觀其襲義以強制其心而使之不動可知矣故

孟子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然則知言養氣自有先後而知言養氣之外更有何事哉

平川見得是二說皆非也不先知所有所養者何物知言功夫即知誠淫邪遁之詞不使蔽陷離窮乎我心則義理昭著即是知所有養氣功夫即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集義養氣即是養所有下必有事即上所知也所說告子之弊皆有見未嘗知義而外之即知所有也今時人皆無功夫只是念聖人如無佛老功夫只是念仙念佛過日子耳文公說誠淫邪遁蔽陷離窮說在知人上知人是成德事

奎問漢唐而下資質高而能從事於學問如第五倫管寧溫公元城輩亦不可謂不加慎獨之功而君子未之許者以其不知天理之自然不知勿忘勿助自然之功也此孔孟絕學所以至周程而後傳歟

漢人不知聖人之學只硬把着非惟不知慎獨之功先不知所謂獨者何物無自然之功夫安能合得自然天理平川見得全是合歸與鑽賢講之

奎問近看康齋集見其常誦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勿忘勿助近日方知此味且當弱冠一覽伊洛淵源便能棄舉子業從事於聖賢之學其剛大特立無

所待而興真所謂豪傑也然其初年工夫亦甚苦其學亦有可得而言者乎

平川看伊川之學與明道同否便知勿忘勿助功夫說得容易下手到自然處甚難湏調停習熟後始得柳子厚詩一句好老僧道機熟雖非吾儒學問但云道機熟三字亦可玩如初做的新車輪始時必澁難行用之久自然熟一推便轉煞要習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心只要熟平川幸深體之

傳習錄云此念本善更思何善念本無惡何處去惡此等議論太高妙恐如白沙先生所謂到前面無準的無歸宿也又云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奎嘗有疑云動靜一心也靜而無善安得動而有善有善亦無根之善耳動而有惡安得靜而無惡無惡者隱於其中而莫之察耳動是氣動靜亦未必是理之靜也

不思善去惡自善無惡聖賢亦不敢如此說易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何得有此說是欺人自欺矣自古聖人如何說這學字記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奎問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云合之以敬而益離蓋

朱子或問以小學大學之功全歸於敬之一字若謂大學既言誠不當復言敬然而於緝熙敬止則言敬矣瑟兮惻兮者恂慄也恂慄亦敬也況合小學大學之功提掇敬字亦最切要亦何不可且程子於格致亦每每言敬今乃以病朱子無乃過乎

朱文公或問前序小學大學之事內中已莊一敬字了後面總提這敬字來說使人知用功之本只得如此說非添上一敬字何得爲贅文公見之必不服

奎問嘗愛程子論致知格物一段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此正見得本體自然不容絲毫人力以是益信性無內外而勿忘勿助以存養之真是自然本體自然功夫此說最是

奎問又嘗愛楊龜山云惟能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正與先生以身至之爲格物之義同亦可見功夫渾成要不可以破碎分也

平川見得甚是

奎問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是肯用功者但用不得

其方耳蓋不知本體自然不能以理御情而徒以力制之此其用功之苦而不得爲仁也

只是強制安得自然病痛全在不行二字蓋謂有之而不行耳此所謂行仁義之學也聖學天理自然如鴻爐中不容點雪自著此四字不得此由仁義行之學也先師白沙先生詩云多病爲人未足羞遍身無病是吾憂

問孔門教人文行忠信濂溪先生則曰一爲要學者至今疑之不知所謂一者亦必由於學問思辯歟既由學問思辯則亦不能外文行以爲忠信矣然而文

行忠信果有先後乎抑亦一時竝進如隨處體認天理者乎

文行忠信一章嘗疑弟子記錯了孔門之學安得如此支離也一爲要無可疑者此卽是主一一便無欲天理呈露學問思辯篤行存此而已矣五箇之字正指一天理古人學問皆有頭腦

問孔子告子路脩己以敬又曰脩己安人安百姓可見敬兼人已言脩己安人是一體事如大學明德親民非有先後也朱註乃謂安人安百姓是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若爲先成已而後成物者但下文堯舜其

猶病諸便說不去蓋堯舜不自足之心正以百姓爲已百姓未安正脩己之未至耳

體用一原論語大學此兩節重疊言之皆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之意無乃盡其蘊耳一時俱有乃是否則初說敬與明德有體無用矣未克積未盛時敬與明德皆在一邊了平川說得甚是

問康節先天之學無體之易也故嘗言虛者仁之府嘗言月窟天根一動一靜之間不可謂無見而乃溺於推測之數何也當其病革時謂伊川曰面前路須放開豈以伊川或失之隘而廣大高明有未逮歟然

則伊川平日體仁之學何所用功而乃爲康節誚耶程子嘗言邵堯夫於儒術却未有見堯夫說易二程皆未信服以其知易數而未知易理也說虛說動靜之間雖似是而實未有見也臨終說伊川面前路要闊伊川終有這些把着在若明道則無此矣伊川之微有執着如伊尹之微有任皆氣質帶來未化非全無見也

問溫公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然夜寐不能著只念一箇中字是不知無爲爲誠天理自然之爲中也又以扞去外物爲格物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顧欲屏絕之哉以溫公之篤行且最爲受善又與明道兄弟

最相得而於此大頭腦尤未之見其將謂之何哉
所以學先知所有乃行之不差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念中即非中說誠未必
誠也二程柰何邵堯夫司馬溫公不得

奎問昔湯稱伊尹爲元聖而伊尹自稱亦曰予天民
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其學其志莫非以天地
萬物爲體者孟子篇終歷叙群聖之統亦以伊尹爲
見知蓋自禹皋而下周召而上千餘年間一人而已
學者因孟子以大成歸孔子而以伊尹爲夷惠之儔
遂以是少之豈堯舜禹湯一中之傳伊尹猶不得與

而咸有一德尹之所以自稱者亦不足信歟至濂溪
訓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而猶曰過則聖及則賢則
伊尹之未造聖也明矣豈其於勿忘勿助之學猶有
所未至歟抑亦大而未化而學力固不能勝氣質歟
竊願有聞將以爲千古公病之箴砭

先覺凡有所見皆得稱之凡通明亦得稱聖未必到大
聖大覺也觀伊尹終微有任的意思在則其勿忘勿助
之間終是未透徹而其氣質之微偏未消化得盡也今
之講學舍勿忘勿助之間全未有聖功者枉了說聖徒
虛語耳

奎問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或云初學無未發之中惟聖人有之然延平却云當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或云性生生不息也無未發也未發者性之體卽所謂不睹不聞者也一則以喜怒哀樂言未發一則以性體言未發或又云發與未發是一時事卽發之中而有未發者存是亦以不睹不聞者言請教

中和皆上文戒懼慎獨工夫養出來延平當時授文公正如此說文公一時領略不得晚年總說其言極有次第後皆忘之孤負此翁是也未發之中聖人與常人皆

有但常人以物欲汨沒之耳豫章言於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但求著便已發不若只於勿忘勿助之間而未發之中自見天理是也卽所不覩所不聞二所字最有味見得則二說皆破今亦不必較量也在力行耳

奎問今之講聖賢之學者而欲借禪學爲入門奎嘗譬之唐太宗借兵突厥立國不正而啓後世夷狄之禍也夫始之以醇猶懼其駁况甘心於駁而能有進於醇者乎

世固有如此者但恐入禪室見其若有高明廣大以爲是遂不肯出來誤了一生世傳明道先生出入釋老餘

十年後來見破遂跳出來關之者益力然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

奎問或疑老先生教人以知行並進功夫欠直截又
常言學者病痛當漸次消磨似亦時時拂拭殊非一
了百了之義愚謂若不在本體一處用功誠如或者
之議今日隨處體認天理即此而存即此而察又當
純熟其造就難易在人耳若曰徑造頓悟則孔門惟
顏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雖顏子上智亦未敢言頓悟只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未易言也

奎問老先生題易吉甫觀心卷云易子一心耳觀之
又是誰兩心相覓處憧憧日往來蓋以心觀心則失
之助故戒之也然體認二字亦觀意明道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理之是非固在心也初學觀
心亦是收斂向裏之意若觀之於勿忘勿助之間則
一心矣無兩心相覓之弊似未爲不是

只於勿忘勿助之間又添了一觀字便不可即是以心
觀心了勿忘勿助之間著一觀字不得

奎問白沙先生詩云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又云
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陽明先生詩云句句糠粃

字字陳君從何處覓知音又云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蓋因世之學者不以書明心而以書喪心者而矯言之耳然而商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易大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讀書可盡廢哉人之病以嘗傷於食而遽曰食可廢焉無是理也只如太虛之涵萬象又如明鏡在此物來照之鏡未嘗動若都不讀書是所謂反鏡而索照也人心中天理具備讀書亦喚惺一番何等有益此與親師友一般若不讀書則親友亦不該親耶亦不過喚惺此心之意我固有之師友亦不能與我也世之能讀書者少能讀而能不爲之喪志乃是高手若不啼哭孩兒誰不解抱

奎問孔子呼曾子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朱子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夫旣昧於其體而徒精察於其用體用二矣雖於事點檢安排得去亦襲取耳又安能唯一貫而無疑然則曾子不得夫子之一呼亦將爲義外之流矣乎至於一日三省或謂此是曾子未聞一貫時事然尹氏註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由是言之則固一貫之學否乎

夫子說一貫只如今人出謎子與人打猜曾子平日有

這功夫便說這是患怒故唯之速而無疑若子貢使疑
信相半了三省卽是忠恕卽是一貫功夫不須求他先
後吾嘗謂論語二十篇章章皆是一貫但未說出耳

問學者有謂欲本無根過不必改是亦念本無惡何
處去惡之說奎嘗謂夢幻亦能著相泡影亦能成形
既有欲矣不知所以除之則由微而著安得無根如
程子聞道後十餘年而獵心復萌蓋滯而未化因觸
而發或者之言亦太易耳

此說得之獵心十年尚在根再難除云本無根臨來種
下卽根如謝上蔡十年去一矜字不得其爲此言者乃

大言欺人反自欺欺天耳

問堯舜執中子莫亦執中孟子於子莫則曰執中無
權權何物也其以功夫言乎抑功夫本體合乎然則
舜禹之精一其卽所謂權乎愚謂堯舜由中達外子
莫事上安排此執中之所以異也然則子莫其亦告
子之義襲乎抑亦鄉原之不狂不狷似中非中乎揚
氏爲我墨氏兼愛告子不動心皆其一念真切但各
有所偏耳似比子莫事跡上安排鄉原世情上彌縫
者差勝然皆非堯舜之道君子所不由耳

權卽是中中卽是理理有何形無形何執執者有之於

已也故能隨感而應其用無窮子莫硬執鄉原隨人楊
墨告子皆是無搭颺的人惟有狂狷尚有可進處楊墨
告子一念切而非真

奎問勿忘勿助之間常知常生蓋渾淪無外而萬事
萬化之本所見天理合是如此否

只是中間這一點生意即是天理即是渾淪

又問勿忘勿助之間其知幾之學乎孔子之不怨不
尤顏子之不遷不貳皆有得於此也其至易而至難
乎乾乾不息在我而已

最好明道下一間字便是幾知幾其神乎

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然而聖門惟顏子與聞四代
禮樂其餘子路冉有而下俱有歎焉夫興詩立禮成
樂夫子中和之教未嘗不普而諸子氣質又何變化
之難也况今詩禮樂之教又異於古矣學者欲自變
化其氣質而無愧于古之成人由今之學其復有以
益之者乎敢請

有一身之禮樂有天下之禮樂一身禮樂人人有之時
時可存之其不存者自暴自弃耳天下之禮樂惟顏子
有中和之具故能放膽來問此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
者也

問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奎嘗謂凡民無志者也豪傑有志者也言學便以道爲至言人便以聖爲至豈不真豪傑哉俯仰古今爲之三歎

待文王而後興只不可有待使一朝興起爲之卽凡民化爲豪傑矣吾亦謂之豪傑歎息人間幾丈夫

問知行一心也有覺於心謂之知然而覺本無覺矣有事于心謂之行然而事本無事矣無覺無事者自然也天理也在豫養之而已無覺之覺是謂天明無事之事是謂天行斯境也殆未易言也其亦循循以

求其至矣乎

如是涵養

羅念山問宰我短喪之說似未可全非如何

讀書須是以我觀書會全章之指乃得昨見念山面說宰我短喪一節云宰我居言語之科豈不知短喪之爲不可見時人有三年喪之名而無實故爲此短之初亦可喜但以全章之指合觀其云鑽燧改火禮壞樂崩等語實是他所見非矯俗也故夫子矯其偏云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莫將孔門弟子高看了蓋自顏淵閔騫仲雍伯牛德行爲近其餘皆失其宗故有短喪之

說但以其實情直達聖人之前不似後儒矯情掩護猶有篤實之風子貢晚年進德聞性與天道故喪其師猶居三年是六年也以其情重故喪重蓋服緣情而起者雖過而不過也當以此觀孔門諸弟

曾元山佩問中和性情之德學者與聖人一也致之而天地位萬物育蓋以學問到這等去處上下與天地同流造化在我矣方是極功的效驗只以理言非專以事言如果以事言也是位育豈學者能得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然又或不然者如堯舜之聖而九年水六年旱何位育之功亦不能收耶

元山未見吾古本中庸測乎解此章之義頗切致中和者人所初受於天與聖人同者也然必加戒慎慎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極有次第後遂忘之孤負此翁不知文公既如此悔憾何以集註不從如此說也既戒慎慎獨養復中和天下大本達道致中和極矣更致到何處蓋致者如春秋致女儀禮主人致爵於賓之致自此達彼脩道之教教於家國天下而中和致於家國天下滿天下皆和氣克塞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蓋人與天地萬物爲體者也孔子中和之極而不位育者夫子不得邦家無致之之地使夫

子得邦家則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而天地位育矣舊說乃謂吾氣順天地之氣亦順云云是不用政教而自墮於佛老清淨自定之說而不自知其九年水七年旱亦是一時政教所不及如四兇庶頑之類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

佩問程朱有功于聖門固非漢唐諸儒所能及若今之從祀反居漢唐諸儒之下何如

此無乃以時世爲先後耳非有優劣也若以優劣固有當沙汰者

黃琴岡問少汾云學問在於存心固也至謂當事親

敬長時心存於事親敬長當讀書作文時心存於讀書作文一段却似移心於事非盡性之學也夫存心功夫正在人情事變用之凡事親敬長讀書作文處常應變皆吾存心之地而非於事上著力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蓋言隨時隨事工夫只在此處作用若曰當其事時則存心某事恐不善觀者將流於逐物而漸失一貫之真矣尊教荅云存心便有知知了又存之說得無近於

二乎

天道常運人心常生乃其本體也故曰君子法之以自

強不息如彼明鏡之懸物之妍媸來則照之不來則不照照與不照而本體自若非隨物而往也少汾當事親敬長心存於事親敬長云亦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而語滯耳恐未爲移心於事也心事合一豈可移耶尊諭存心功夫在人情事變用之甚善然此心與人情事變亦非二也恐著一用字不得蓋心事非二也心無內外也吾於心性圖頗具此意至於心存則知自在知在又存通身是常知不息耳何如

問尊教云無適只是無事簡切簡切又曰主天理則便二矣此說如何豈以天理本心也又一心以主之

卽爲二乎若然則孔子主忠信之說一耶二耶純一只是誠堯舜言一文王言純原非有二義尊教云且說一一到熟處乃純則二字當以淺深觀乎

天理只是心之生理如彼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仁卽是天理也心與天理何嘗有二程子云主一之謂敬是矣恐人認作主一物則滯故又云無適之謂一所以解上主一之說也心存則天理在卽天理矣今又云主一箇天理則是適也適則連主一非一矣主忠信之主與主一之主略不同言立重之功全在於忠信爲之主也一字與純字固宜有淺深生熟文王只說純亦不已未知

是否

問學屬知時習屬行此言須深悟乃得夫學也者覺也覺者生生之知心之體也學者不能遽復其體須是時時操習必求此心無動靜無內外常明常覺如天地日月無所昏墮乃是時習實落功夫非行而何此知行却是原來底知行非若尋常對待言者未知是否

今之學者多爲舊說所蔽故不信學覺之說而執事深悟至此其明睿過人遠矣時習只是常常如此誠哉常明常知天地日月無所昏墮之喻也至於知行却是原

來底知行非尋常對待言者何等痛快非深於體認之功何以及此

問上下察一句竊謂舊說亦不爲差盈天地間何物非道何道非我鳶魚飛躍卽此理之明著於上下者也孔子川上之嘆茂叔庭草之愛意皆如此若以其字指詩人言而於得見鳶魚之時必待察識天理乃見活潑則是人心一理也鳶魚又一理也悟此而後可以通彼非二而何哉下文察乎天地察字又當如何看

舊說童稚所習聞所以於心未合者以一章之內兩察

字而義不同而以察爲昭著從古經訓所未有孟子察於人倫習矣不察皆察識之義鳶魚川上庭草自鳶魚川上庭草不察則于我何事蓋人心與此物一體也恐非二也察乎天地正同章首察識之義謂詩人此言蓋察識此理矣造端察天地乃爲學始終之貫也未知當否幸詳之

謝錫命問數夜與福建沈希周蕭師孔靜坐頗覺有益沈希周所學皆主致良知以致字爲要其人資稟不凡能信老先生自然之說師孔云城中學者多疑老先生勿忘勿助之說以爲離却集義竊意程子所

謂勿忘勿助之間者果何物耶便不識天理矣未知然否

振卿說每夜與朋友靜坐病中聞之一喜沈希周一向未知其意今聞如此不易得也昔者陽明公云吾只與學者鑿粗坯待甘泉來與出細今沈子先事陽明之學則有可入細之機矣可問何謂良知如何致之緊要識此自然二字勿忘勿助之間迺有事規矩卽集義也不識此便沒些工夫了

錫命問沈希周帖云承問如何致良知竊意所謂良知者心之本體天理也非知覺之知也自然而然不

待有所作爲意必於其間加此意思卽助少此意思卽忘致者至也知至至之求至天理無纖毫欠缺卽夫子所謂體認何如

知之中正乃爲本體而天理見矣所謂良卽下文愛敬真心非知覺之知句好忘助二字不可兩開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言最精堯舜大聖亦只是舍己從人然非聖人不能也若有私毫舊見在心猶是不能舍己也有些吝留意思卽是不能舍己也舍己事最難雖打疊得兩漏三漏子令他空空地乃能受善若將舊見留在這裏將新聞來比安能受善如此者是不愛其身如人

有病傳得舊方來用雖不效猶自樂其所以亡雖有盧醫扁鵲過之語之不入寧沒其身而已矣可謂愛其身者乎非知覺之知似好但人心只是一箇知何常更有別知第須識所知者何事

錫命前與會廓齋論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事廓齋曰所處之地位不同在武王不得不伐在夷齊不得不諫竊意夷齊既知其當伐則不當有是諫矣恐夷齊不能如武王之大還在軀殼上起念頭恐蒙此不忠之名染著所謂言必信行必果在武王則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故夫子稱之曰湯武革命

古泉文集卷之五
問辨錄
順乎天而應乎人蘇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蓋不識
武王矣未知是否

以所見大小偏全看者是如坐井觀天曰天亦天也在
井上見天之全體乃真天也周公太公諸聖臣所見亦
大故輔武王以伐紂伐紂只是驅之使不害民耳而前
徒倒戈自殺之非武王殺之也懸頭于藁街非也使不
倒戈亦只如湯放桀于南巢耳蘇子謂武王非聖人非
也吾謂此武王之所以聖也非聖人做不得此事

錫命問先儒教人嘗在一敬字敬則胸中無物雖種
種應酬而自不勞其放逸流濫者固不在言矣若以
擎拳曲跪矜持拘迫爲敬則似勞攘硬而不活中庸
之戒慎恐懼孟子之勿忘勿助何等自然是

敬則胸中無物一句最好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無
物故一有一物則非一矣勿忘勿助即是敬戒慎恐懼
即是敬文公加一畏字則似大嚴却成助長了而吾振
脚看出自然來可喜於戒慎恐懼勿忘勿助中見得自
然乃真敬也

錫命問向聞古林說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章彼此較
量便覺微有動心處竊以爲然周濂溪云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白沙先生謂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觀此則白沙先生真能不動而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心同何如

孟子濂溪皆是爲衆人說未可以此斷其動心也孟子只爲說大人者說濂溪只爲始學者說耳不可以看低了二賢也

錫命問道本不遠在於人倫之間故我老先生云大道求於人倫之間真心見乎感應之始命欲養此真心而未能舉以問於道林道林曰只在無欲無欲則

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無往而非痛癢相關之情真心卽此而形見大道卽此而在命從事於此而若有驗焉不知果得求真心之指否也願示端的

勿忘勿助之間真心自見而無欲一體在是矣只要無欲及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可得乎只是想像耳道林亦說得是但似倒說了得真心則自無欲非待無欲上乃求真心也蓋人人合下便有真心若無欲則聖人地位矣故孟子只說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待於君則熱中至是真心亡盡矣

錫命問近覺得曾子三省之省字却甚警拔蓋此心
纔省則警覺而生而天理之幾見不省則昏寂而死
而虛明之體塞其心之生也死也乃係乎人之省與
不省能勿憂乎白沙先生所謂此心通塞往來之機
生生化化之妙其緊要在此我老先生所謂隨處體
認天理者不息乎此省也或以爲外蓋亦不知天理
之在吾心而體認之者省我之心耳何如

此段看得甚親切以省不省說生死甚好隨處體認天
理功夫全在省與不省耳白沙先生與周程孔孟文武
周公禹湯堯舜等而上之千古聖賢同條共貫皆此心
學也而謂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不知天理外乎體認
外乎非義外之說乎蓋以體認天理爲外則三省吾身
亦在外矣此皆緣未識內外合一之道反有外物之心
也不知省處從何處起可哀可哀

蕭時中問今之學者多未察老先生隨處體認之說
以爲逐外蓋俗學溺之也周子之作太極張子之作
西銘以楊龜山陸子靜之明哲尚不能無疑朱紫陽
乃各爲論說載在簡冊而二先生之道遂昭然大明
於天下後世中不自揣欲作隨處體認天理論以明
之何如

孟子七篇昭如日星至宋大儒猶多疑之今我朝乃定何怪乎人之疑也恐不足與辨也

吳齊龍問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蓋祭非其鬼則鬼亦不享雖欲諂之奚可得哉夫大夫祭五祀禮也然戶竈中雷門行皆庶人之所有事不知何故而不得祭齊龍竊謂雖祭之亦不爲過朱子以庶人祭旁親遠族爲非其鬼然旁親遠族其始也皆原於一本或以無後或以功或以賢祭之何故不可竊謂雖祭之亦不爲過又先賢如祖師白沙先生王陽明先生門人有司固當立廟以祭之矣齊龍欽慕嘗圖其像

貌每朔望懸之于壁焚香恭拜彷彿若臨之在上茲欲每歲薄具尊俎祭之於書堂以申一念之誠遂因之而延同志以洽情將敬又安知無所觸發乎但不知於理當否

凡主祭者必其分之相等乃可相通天子爲天之子故得祭乎天地而凡天下之人戴天履地皆有報天地之恩皆舉之矣然必天子乃可祭報即天下之人之報也諸侯大夫之祭山川五祀即所封境內之人之祀也譬如子孫皆受祖考之恩然必宗子嫡派然後與祖考之氣相通乃得祭宗子之祭即通族之人之祭支子不得

祭支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禮有明典分也天理之品節也犯分則得罪於天希孔以爲不爲過悞矣至於旁親無後或以功以賢亦必有當主祭之人如殤祔於祖而不祔於考惟祭祖之人得祭之先師成我之恩立廟祭之宜也然必有主祭之人其餘則從長者行禮至於朔望焚香瞻拜以致誠意以興景仰之心可也

齊龍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黃軍之將忘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夫爲將而黃軍爲大夫而忘國宜不可與之進矣然伯叔無子有姪而不繼之於情安乎又使公罔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夫必皆孝弟好禮脩身俟死之人然後得在其位則天下之爲棄人多矣豈聖人無一人不欲其入於善之心哉

此非聖人之言也乃漢儒僞入者且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亦有不辛非已致之者至於與爲人後在孔子時井田未壞無所利而爲何與爲人後之有况聖人不弃人堯舜於庶頑纔說尚欲侯以明之欲竝生哉見聖人待物之洪雖至惡亦所不棄以此觀之可見此段皆僞

也。以我觀書隨處得益。

齊龍問朱文公家禮四代位次自西以次而列齊龍揆諸心殊見未安有以爲神道尚右竊謂神人一理夫奚所尚不同且尚右者既次列於西則人道尚左者當次列於東此不免相爲背戾不知當如何列然後爲協也。

此文公之誤也。人道尚左則神道亦皆尚左。人神一理也。尚右之說無所據。後世俗儒之偏見耳。宋以右相爲尊亦踵此誤也。蓋古人祭祀既行於堂謂之陽厭又行於室謂之陰厭。陰厭於室室西南隅爲奧始祖居之東向則群廟之主以祖爲尊故自西而東。文公誤以爲定位非也。文公復生亦該服從。

齊龍問翁臨婦喪伯叔臨姪婦喪夫臨妻喪兄臨弟婦喪弟臨兄嫂喪文公家禮未嘗條著俗人行之甚苟此乃常用之禮亦非小小者請著爲定式。

叔伯父尊則哭於別所臨姪弟婦喪當然也。若弟婦喪則叔與嫂無服以其義推不去也。妻之喪則有之。惟焚香哭揖而不拜跪可也。

康時聘問孔子中行不得而思狂狷是孔門弟子自顏子而下皆狂狷之流也。曾子性魯而唯一貫先儒

謂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不知曾子所造亦可與顏子
班歟又謂顏子發聖人之蘊不知曾子亦曾有所發
歟又謂顏子才豐壽畝大而未化天假之年則不日
而化不知曾子亦已化否

不得中行而與之聖人思中行之士以勵學者耳非謂
顏子之下全無中行也如閔冉曾開之類豈可以一二
計無以辭害意讀書之法也顏曾所入雖殊所至則一
曾子觀其臨死易箦豈不到顏子地位大學一書亦足
以發聖人所未發二子皆幾乎化矣

湯騫敢問鄉黨莫如爵孟子之論明矣第人生有先
後時世有不同官爵有崇卑鄉賢祠其序神位果論
生時之先後耶抑論爵位之崇卑耶先生嘗曰此當
以時論如宋朝以宋一代論齒元以元論我 國朝
以國朝論泰泉先生亦同此論何如

所謂各以一代論齒非吾之意公誤聽矣但不分齒爵
以入祠先後爲序可也蓋入祠時已分定故也禮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

謝錫命問陽明先生云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
如是而用功甚密矣然求之一字我師翁猶且不欲

其涉人力今而曰防於未萌之光而克於方萌之際
但恐此心把著太嚴而理愈窒惟有勿忘勿助之間
調停此心不忽不怠此不防之防不克之克何如
加一防字便是助勿助勿忘之間著一防字不得如是
體認

謝錫命問陽明先生云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
也嘗覺而未嘗無也故嘗應其動也嘗定而未嘗有
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定
性書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
然大公吾師翁所謂雖無見聞而有知覺者然此理
根心而云未嘗有又何也此正聖學端的陽明先生
必有深意願明言之

陽明先生學無間於動靜及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
常應說得是若謂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一句有
疑動而常定天理自在故曰動亦定靜亦定定者何物
而何云未嘗有此又恐傳者之訛也

張綱問天地陰陽淑慝之氣克塞流行乎宇宙之間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降祥降殃非天有意於人在
人之感應如何耳故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於此當
自慎其善惡之幾而已敢請明示

天本無心豈物物而與之其爲善降之祥其爲不善降之殃如此則天亦小了天地之氣有清和者有惡濁者善人清和之氣與天地清和之氣相感便得百祥惡人之氣惡濁與天地惡濁之氣相感便得百殃氣機以類相感若天地之降然天本無心也無爲也吾廷文看得是且看人得爐香之氣便養得人臟腑好得糞穢之氣便令人臟腑生病可知矣

謝錫命問凡子孫不論嫡支皆是祖考遺體然必宗子嫡派乃得祭祖考者蓋專主於嫡支子但從嫡子行禮而不敢亂禮也老先生答吳希孔之問云子孫

皆受祖考之恩然必宗子嫡派然後與祖考之氣相通則凡爲支子者祖考不相通乎其精義處命有未明敢問

吾謂嫡子宗子與祖考之氣相通振卿便疑謂支子之氣不通祖考是以詞害意非以意逆者也吾謂嫡宗得祖考氣之先如木之榦得木氣之先非謂枝與葉花與實就不得木之氣也故吾家祭祖祝文曰裔孫某某等謹因宗子昭告于某祖某考禮支子不得祭支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也

易大慶初看居樵谷問似乎多言惇然還齋靜思學

者學之覺此心而已心即天理也惟實用功體認天
理如鷄抱卵猫捕鼠務得攔柄入手不使少有絲髮
間雜當自有長進而少汾乃顧謂我不宜默默豈復
有所未盡可講明者云云

非問之難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也學覺也覺者覺此天
理也而云覺此心則覺之者誰耶是以心覺心也其可
乎心之生理即性也故性字從心從生此乃天理也而
云心即天理則佛氏即心見性者果是耶心之本體中
正爲天理却說得是隨處體認勿忘勿助乃其體認之
法默坐應酬皆然心體無分動靜只是一心至於譬喻

如猫捕鼠猶是二物如鷄抱卵有生意抱之不息則虛
空無鷄中生形生骸生骨生毛成了小鷄活跳跳地此
見學之可聖矣可玩可玩

姚大有問吳草廬云學者工夫當先於用處著力凡
所應接皆當主於一似與孔子告仲弓問仁之意同
至謂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
心有謂動靜當交相培養然人一日之間靜時常多
動時居少養靜之心常存斯動不妄矣此儼若思時
也孟子夜氣爲斧斤牛羊之於木者亦鷄鳴而起不
能養靜至於接物遂爲牯亡何如

吾亦嘗謂動時著力人心常生天道常運纔用功時卽是動也戒慎恐懼非一念之動乎心無動靜有感無感耳無感則寂然不動有感則遂通天下之故如彼明鏡之體卽一也物來則照而非動也不來則不照而非靜也程明道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非如二物相對交相養也

吳純問張南軒分別義利以無所爲有所爲二言可謂至精密矣純以爲無所爲者自然而然者也豈下學可能驟至夫爲名譽而爲善爲位祿而效忠斯誠利矣然忠或出於感激善或出於勉強亦可以爲利

否乎曾閱明訓以作字欲好爲小人夫作字欲好亦何悖於理而以爲小人何耶

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南軒此言分別義利判斷生死路頭蓋前賢所未發也初學入頭第一關欲無所爲而爲者學者之事也自然無所爲而爲者聖人之事也得此路脉將來必至自然爲名爲祿與作字欲好之心皆利心也至於感激勉強爲忠爲善其心已公豈比而同之乎藤川此可切問矣勉之

吳純問先儒謂邵子遇事能先知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壞於何時純謂無此事亦無此理至誠前知

夫豈如此夫物之成敗在人信如此則人之吉凶禍福得失存亡皆一定而不可移而脩爲之功可無用矣

邵子先知不如無知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以二程不貴其術君子惟脩人爲以聽天命耳如邵子之說即使人不脩爲了藤川之疑良是

張世美問漢楊彪忠於前而變於後必其所養之未克也魏王祥孝於親而負於君必其問學之未究也是乎非乎

此二人皆氣質用事何知聖學惟不學則老而衰故做兩截了不從事聖學者可以懼矣

張綱問陽明先生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綱未領其旨綱謂氣之純粹中正謂性氣之知覺者謂之心氣之主宰者謂之志氣之萌動者謂之意氣之發用而中正者謂之道分雖殊而理則一未知何如

廷文看得好所論名理皆是陽明公之說恐人傳差了郭肇乾在天關問馮望格物之說望曰在視聽言動上格正其視聽言動也乾曰未視時如何望曰只主敬乾曰如何是主敬望曰此心存存不放不滯乾曰

莫若隨處體認天理得力

以格作正吾與陽明先生初年辨之已詳盡明白云以格爲正則於下文正心之正爲重復馮元湛只是傳而不習要別立門戶自開戶牖將如之何程門亦有倍其師之說而淫於佛老者矣况六經四書章章各自有頭腦元湛以論語視聽言動解大學格物而棄下文意心身家國天下之文又况夫子視聽言動如何不以告仲弓而獨以告顏子何也非顏子上知至明至健不足以當之盖仲弓是平地功夫若顏子四勿如迅雷不及掩耳誰做得元湛大草草了也

尊教一貫之旨合內外動靜心事而一之也誠指俗學之迷矣但虛名實事未悉教旨程子說違道不遠猶降一等言之則曾子未發此事何如尊示謂陳元誠林勿欺諂莊渠魏公毀白沙先生此誠有之盖陳林二子學問全在閉邪功夫不知知幾之學故誤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玄不測之神之說魏公祭文有黜聰毀明之句時襍等辨之於下潮士言之於上以爲風化所關後魏公乃悟林勿欺固不足道魏公因陳子學問之誤何足以病先師之學哉

忠恕立即無等此輩所謂義襲耳安得閑邪勿錯認了

石翁去耳目支離之用而莊渠即以爲黜聰毀明是去耳目之用安得會讀書以爲西方之學出牌位於西郊賴潮士與吾子諸賢諫之衛道之功不小矣

易大慶問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大慶以位字即吾心之中正也若思出中則有太過不及之弊悉邪思也中正其思天理昭然與思無邪相對何如

思不出位則吾所謂中思中思則心中正矣以爲位是心之中正則中正有所矣中正無所隨處而在

齊龍問先儒謂張良有儒者氣象以其始終爲韓也然高祖欲立六國夫既立六國則韓在其中矣顧乃

借前箸以撓之不知其爲韓之心安在敢問

觀其鐵鉗誤中副車則良欲復讐滅秦始皇不但復國也及借箸時又忠於爲高祖謀矣豈相蒙邪儒者氣象則未可知顧道者氣象耳

鄧維翰問先賢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一有之而不能察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將何用力而無四者之病乞賜教

此四者皆私非心之本體與意必固我之私同即有此四私即時心便不正豈有用之所行及不能不失其正之理

鄧振南問孔子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固知其心之無怨矣及觀其采薇之歌似若深有隱憂於其中者不識其微意何如

孔夫子於由求原憲等未嘗輕以仁許之而許夷齊則二子之心已純乎天理著一怨字不得采薇之歌非夷齊詞氣又以武王爲暴與紂一般豈得稱聖之清見識如此糊涂此歌恐是後人託擬爲之而太史公收入伯夷傳亦其擇之不精卽無亦疑之耶

劉廷繹問桃應問瞽瞍殺人之事孟子固語之詳矣設使大舜未及竊負瞽瞍之先爲臯陶法官所獲不知大舜將何以處之惟望明示以觀聖賢用心之極若瞽瞍殺人先被獲舜之心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與天下旣竊負而逃樂忘天下則舜當詔天下以身代之與負逃一般心况法官奉朝廷有八議之法乎

何滾問命本於有生之初固當一定而不可易間有先貧後富先富後貧豈天瑣碎以成人乎若信五行消長則長平坑卒南陽多士未必據同禍福何歟天無心氣有數程子曰遇著白起便是命命者數也

滾問學本於心心莫貴於自知程子緝誠敬於孔孟至年四十而希聖之心尚不及顏閔之無我朱子集

大成於群儒至于晚歲而力行之學尤嘆夫義理之無窮今先生之學兼二子而有之無歉於心矣抑尚有所嘆乎

只未得熟熟時即聖人矣斃而後已耳顏閔未能無我却做無我功夫故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凡孔門只做無我功夫賢輩如何不做而欲求有至也滾問霍光寇準之功業而蒙不學之譏不識所學何事孔光張禹之經術而致不識字之誚不知所識何字竊有志而未能也毋致坐四子之弊願明言以教

古人之所謂學與後世之所謂學不同此與功業經術不相干故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資質明敏剛健者皆能幹功業明經術至於古人之學則不同學也者覺而已矣從子則謂之學從見則謂之覺夫子所謂聞道是也至於聞道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豈有不學之譏不識字之誚乎在人立志何如耳

滾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視子之疾與兄子之疾有同乎不同乎生自謂天性自有輕重之等以爲有間則自私也以爲無間果天性之真乎

兄弟之子猶子也豈有差別今人只爲在自家軀殼上起念頭若在天地祖宗上起念頭豈有差別至於二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有自家血脉上就分形骸爾汝之別聖人制服姑爲之期功之等耳

張雲翀疑西伯被囚羑里獻重寶美女求釋不知聖人遇患果可如是以投君之欲乎抑亦變而通之之一道也何如

此散宜生諸人爲之權以處變也固不令西伯知之

盧守益問昔友云何思何慮乃聖人地步非吾輩始入頭路將此來做正如釋氏去了念頭恐非聖人所

教者守益謂爲不然蓋繫辭本旨只要除去閑思雜慮惟順理感應此正切要工夫聖人與學者原只一樣但有生熟耳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如堯舜之惟精惟一孔子之一貫是已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如曾子之忠恕橫渠之無將迎是已若分聖人爲一項學者又爲一項卽是道有精粗了孟子何以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何以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謂聖人無工夫則聖敬日躋望道未見古敏求果何爲哉細觀昔友所云乃是躡伊川荅上蔡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之說此無異霖雨旣霽却指閑雲

爲神化也

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須認得同歸一致之理乃能何思何慮雖不思不慮而思慮之理在始得橫渠云無在而無不在是也聖人與學者功但有生熟賢却說得是

益問伊川先生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東萊云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守益竊謂由生生之本尋孔顏之樂還能得否

伊川之言恐語者之訛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本說樂舞之事由中發外若非樂舞時而中夜舞蹈却

似狂人了至於生生之說甚好蓋本子孟子樂則生矣之意尋孔顏樂處不動聲色須於勿忘勿助之間見之有人非予勿忘勿助之說太多吾謂人不能是不覺其言之多若能了一字亦不用

益問或謂孔子對哀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語意何等渾厚至孟子告齊宣王似覺專於報施而無溫厚和緩之氣想是齊王病痼已深惟知厚責臣下而忘乎已之衰薄故孟子因病而藥不得不下大黃烏頭之劑以起之若如或人所說則是客氣未除何以爲孟子

蓋君言語各有時宜不可較量

益問記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古之制也况手之所尚又日用之最切者豈門人都全不知一一皆刻畫於夫子而反無吉凶之辨乎此禮經之不可盡曉者

孔門親受音指未必如此影響

益問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病幾乎註曰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漸盡無

餘之謂也既謂小人無餘為不可則必謂君子有餘為可也不知有餘果指德業名世而言抑別有說乎曰終死羨之稱君子在身毋使人稱死可也

益問古有王子直者前知客來云是靜後如此不知主靜者果以是為正乎為邪乎願師翁批示

靜後如此何聖人不然此不必知之

益問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又曰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其間不能以寸深味二說似相矛盾及觀先正謂不責善者非置之不問也蓋自常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乃知父子全主於恩而

教勉之意每形於朝夕慈養之中正如天之雨露霜雪皆以仁物而栽培寓焉父子之間豈漫無所屬而淪胥以溺哉守益鄙見若此未知是否

云養之云爾非責之也

守益前來道經南康見有兄弟夫婦合葬者深憊其民之無別且大失周公初附之意不知以化民成俗爲志者要當如何

周公曰合葬非古也程氏亦以昭穆葬或分左右未可知

蓋聞管叟殺人舜竊負而逃樂而忘天下周公使管

叔監殷管叔與武庚叛周公討而誅之假使文王殺人周公亦竊負而逃了無可疑不識舜處周公之地先不使兄管叔監殷乎縱使之監殷必不致逆節之萌乎抑亦逆節旣萌舜處之猶不失天倫之愛乎昔陽明先生謂聖皆純乎天理猶足色之金而力量氣魄不同猶金分兩有萬鎰千鎰之異舜與周公無乃坐於分兩萬鎰千鎰耳是雖往籍陳言亦尚論者之所不廢守益蓄疑久矣願師翁示教

舜竊負而逃周公誅管蔡皆天理也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